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共产主义社会

2

20035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共產主義社會

*

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重庆人民出版社重印(重庆嘉陵路344號)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1/16}·印张7^{1/2}·字数168,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10月重庆第2次印刷
(本書在京、沪、沈、汉、渝5地印造)。
印数(京)300,001—500,000 定价(四)0.58元
统一書号 1001·379

編者的話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們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問題。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們就編了这样一本書来供給大家学习和参考。

本書材料主要取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已有的中文譯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譯出来的。每个題目下的材料按照作者写作或第一次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为了便于查考，少数材料在有关的題目之下重复列出。本書中遺漏欠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目 录

攝者的話

| | | |
|----|----------------------------------|-----|
| 一 | 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 1 |
| | 附录:倍倍尔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設想 | |
| 二 | 公有制的建立 | 26 |
| 三 | 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質基础 | 34 |
| 四 | 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 | 43 |
| 五 | 有計劃地发展生产,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 創造性 | 45 |
| 六 | 共产主义的劳动 | 50 |
| 七 | 劳动時間的縮短 | 67 |
| 八 | 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不受到限制 | 74 |
| 九 | 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費 | 77 |
| 一〇 | 消灭貨币和实行产品交換問題 | 81 |
| 一一 | 生产品的分配和消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90 |
| 一二 | 平等和平均問題 | 103 |
| 一三 | 再生产問題 | 109 |
| 一四 | 生产公社、消費公社 | 113 |
| 一五 | 工农业的結合,城乡差别的消灭 | 117 |
| 一六 | 工业的合理分布,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融合 | 131 |
| 一七 | 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 133 |

| | | |
|----|---------------------------------|-----|
| 一八 | 教育和文化..... | 145 |
| 一九 | 国家消亡問題..... | 163 |
| 二〇 | 民族和民族語言的融合，国际主义..... | 193 |
| 二一 | 家庭、婚姻和妇女問題..... | 203 |
| 二二 | 人口問題..... | 212 |
| 二三 | 人的精神道德面貌..... | 214 |
| 二四 |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 | 219 |
| 二五 | 农民同盟軍問題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的 重要性..... | 228 |

一 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象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

的破产而从他們手中飞掉了。現在讓我們來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現代的商业。請你們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須經過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諸位先生，請你們想一想，現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間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費者之間！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場主之手轉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碼头上的一个經紀人手里，然后順流而下运到新奧尔良。在這裡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經紀人已經从种植場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給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轉卖給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說，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給一个經紀人，而这个經紀人，比如說，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萊茵河而上，經過十来个轉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經過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費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紡成的棉紗交給織布的人，織布的人将布交給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轉給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費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間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經紀人、轉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沒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們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潤，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潤，否則他們就无法生存下去。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須經過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倉庫运到另一个倉庫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沒有更簡單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紡織品送到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嗎？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証明了人們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嗎？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現在我們繼續談这个例子。正如我們可

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紡織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費量。只要这种統計工作組織就緒，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內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費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預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購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訂購，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經過中間人，不需要任何停頓和裝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給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潤。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間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們現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們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資料，而在很多場合下，他們甚至还大发其財；因此，他們現在是在直接損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們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們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員而出現，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員、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動的參加者而出現。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視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費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簡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須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現、一切方面。我們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間的敌对現象，我們

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們彻底鏟除犯罪的根源，因而燒燬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現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現象已經愈來愈多地讓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現象，就是說，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數愈來愈少，而侵犯財產的犯罪次數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戰爭状态下的現代社會里，文明的增進已經可以減少情欲上的強暴表現，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況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滿足的地方，在沒有什麼社會隔閡和社会差別的地方，侵犯財產的犯罪行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發生了。刑法會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專門處理財產關係或者至多是專門處理那些以社會的戰爭状态為前提的關係）也會不再存在。現在的各種爭端是人們互相敵對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過仲裁法庭來調解。現在，行政機關的工作也是針對經常的戰爭状态的，就是說，警察機構和整個行政機關都專心致効于使戰爭保持隱蔽的和間接的形式，使戰爭不致變為公開的暴力行為，變為犯罪。如果說，維護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區內進行戰爭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會，就不知要比管理籠罩着競爭的社會容易多少倍。如果說，文明甚至在現在就已經教人們懂得，只有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從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機構、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變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經成為基本原則、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的社會里，情況還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現在是違反社會制度而實現的東西，在社會制度不再阻礙、反而予以促進的時候，將不知要傳播得多廣呵！因此，即使从這一方面來看，我們也有理由預期，由於當前的社會制度從社會那裡奪走人手的事情不再發生，勞動力將會增加很多。

常备軍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費最大的設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們。从我們的国家預算中可以看出，我們为常备軍花費了多少：每年花錢 2,400 万，从生产中夺走 20 万双最結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誰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軍。要常备軍来做什么呢？为了維持國內的安宁嗎？我們已經知道，誰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國內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們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結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嗎？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損失人員和資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載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嗎？自卫也不需要常备軍，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員，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檢閱，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請你們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員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國、真正的家园，因此他們將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訓練的現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們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象的祖國而战的军队因情緒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們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組織中，現在由于維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崗位，他們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費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們自己、比补充社会儲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現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現在有錢人濫用自己的

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談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許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簡直是荒唐的浪費現象。但是請你們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館、富翁的內室，然后告訴我，許多人服侍一個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絕的小天地中而必須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費。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車夫、家人、園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鐘他們是真正用来使他們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們的主人易于自由地發揮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鐘點他們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們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馬車的侍从座上，滿足主人的癖好，牽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們不再成为老爷們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費在服侍人們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轉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會里，直接由于競爭的影响，產生了浪費劳动力的現象，因为競爭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們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會根本不是从考慮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沒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現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競爭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創造了更多的条件，換句話說，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搶夺別人的飯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別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會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

人數比人們通常想象的要大。我們看到，人們用一定的方式出賣自己：他們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別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雜貨叫賣；或者象我們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窮人家的姑娘一樣，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彈着吉他賣唱，仅仅為了賺幾個小錢而不得不聽各種無禮的和侮辱人的話。而終於真正不得不去賣淫的人們又不知有多少呵！這些不得不採取某種方式出賣自己的失業者數量是很大的，我們的慈善機關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同時也不應該忘記，雖然這些人對社會毫無益處，社會還是要通過某種方式來養活他們。既然社會要負擔養活這些人的費用，那末社會也就應該關心這些失業者，使他們能正大光明地謀生。但是在競爭統治着一切的現代社會里，這是無法辦到的。

諸位先生，你們想一想上面所談的一切（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別的例子來說明現代社會如何浪費勞動力），你們就會發現人類社會擁有極其豐富的生產力，這些生產力只要合理地組織起來，妥善地加以調配，就可以給一切人帶來最大的利益。根據這一切，你們就可以斷定，擔心公正地分擔社會活動以後每個人的勞動負擔就會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別的事情，那是多么沒有根據。其實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的組織下，由於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夠恰當的勞動力，每個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會比現在縮短一半。

但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因利用目前被浪費的勞動力而表現出的優越性還不是最重要的。把個別的力量聯合成社會的集體力量，以以前彼此對立的力量的這種集中為基礎來安排一切，才是勞動力的最大的節省。在這裡，我贊成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一些主張，因為這些主張最實際、最完善。歐文提議建造一些

大公寓来代替現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長寬各約1650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千人。显而易見，建造这种能使住戶享受現代最好的住宅設備的房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沒有那么舒适的現有式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現在几乎每幢大廈都存在的許多房間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現象就可以消灭，而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儲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瑣事，那末公共經濟的优越性就表現得特別明显。現在的分散經濟，就拿取暖來說，不知浪費了多少劳动和物資！每一个房間必須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須分別生火、添煤和照顧；必須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間，而炉灰还得加以清除。可是象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裝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設備，比如說，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气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簡單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費用还很貴，因为連最細的管子也得敷設在地下，而管子又因為我們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須敷設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象上面所說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見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結果，这种照明的費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費用更多。再其次，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这种分散經濟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場上、在菜場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購買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設，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

要是这些工作也組織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象現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從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組織在經濟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們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時間內用不多的几句話向你們闡明我們的原則，适当地、全面地論証我們的原則。我們根本沒有給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們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闡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問題的人去研究这个問題。但是我們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經向你們闡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論。

也許有人要問：如何实现这种理論，我們能够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論？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讓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剛剛相反，他們也許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說，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現象。我現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許多办法中間提一下近來談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資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員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們的穷弟兄來說，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爭辯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貧窮的必然結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見，社会成員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

沒有文化的人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好处。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受了教育之後必然不願再忍受現代無產階級所受的那種壓迫，那末從另一方面來看，和平改造社會時所必需的那種冷靜和慎重只有受過教育的工人階級才能具有。但是現在連沒有受過教育的無產階級也不願意繼續處於目前的狀況了。甚至在德國我們也能夠找到證明，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就是例子。至於別的國家就更不必說了。

第二個措施是全面改組濟貧所，把所有失業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區內，讓他們在裡面從事工農業勞動，並把他們的勞動組織起來為全移民區造福。到目前為止，濟貧所還把它掌管的資本用來放債生息，這就為有錢人剝削窮人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現在畢竟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真正用來為窮人造福的時候了，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給窮人的時候了，應該是作出資本和勞動的聯合的卓越榜樣來的時候了！一切失業者的勞動力都應當象這樣用來為社會謀福利，而這些被迫墮落的受盡壓迫的赤貧漢將會轉變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很快就會使沒有聯合起來的工人感到羨慕，並且為徹底改組社會開辟道路。

要貫徹這兩個措施就需要錢。為了取得這些錢，同時為了改變到現在為止一切分擔得不公平的賦稅，在現在提出的改革計劃中就應該建議採取普遍的資本累進稅，其稅率隨資本額的增大而遞增。這樣，每個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來負擔社會的管理費用，這些費用的重擔就不會象一切國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樣，主要落在那些最沒有力量負擔的人們的肩上。納稅原則本質上是純共產主義的原則，因為一切國家的征稅的權利都是從所謂國家所有制來的。的確，或者是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這樣就沒有什麼國家所有

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稅；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則是大家公認的。好吧，諸位先生，我們現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則，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財产来为全社会謀福利；我們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慮每一个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稅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諸位先生，你們就看到，我們談的不是不顧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財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標和保証我們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徑。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則是将来的原則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証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証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証明。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616頁）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迫使人們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隨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財富的資源都会充分地涌現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資產阶级法权的狹隘觀點，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无情地譏笑那种把“自由”和“國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